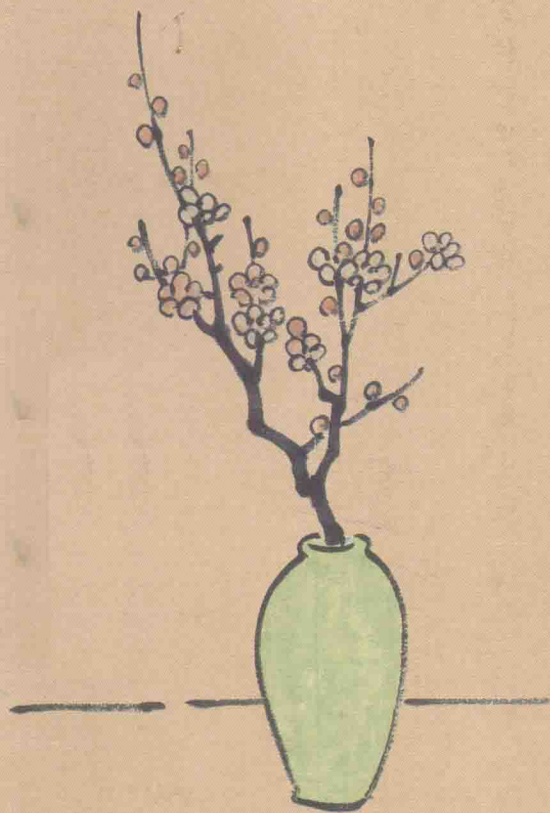


观世留音

王兆贵 著
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观世留音

王兆贵
著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观世留音 / 王兆贵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399-6378-5

I. ①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9888 号

书 名 观世留音

作 者 王兆贵

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

装 帧 设 计 马海云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378-5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另眼读史

- 历史这面镜子 / 3
- 问天下谁是英雄 / 6
- 广纳贤才成就秦国霸业 / 9
- 春秋战国时期的口水仗 / 11
- 落后与挨打的历史不等式 / 14
- 打屁股这件事 / 16
- 深宫大内逗你玩 / 18
- 从东家之丘到至圣先师 / 20
- 帝王的“私房钱” / 23
- “被日志”了的君王 / 25
- 从“君无戏言”说起 / 27
- 魏晋名士与“兴奋剂” / 30
- 放心与放手 / 32
- 五代末期的“艳词门” / 35
- 石家金谷水空流 / 37
- 口才与人才 / 40
- 赵氏父子的“根据地” / 43
- 刘秀何以重董宣 / 46

冷眼观世

- 打喷嚏这件事 / 51
- 懒亦有道 / 53
- 职场潜台词 / 55
- 匪夷所思的柯蒂键盘 / 57
- 面具、马甲及其他 / 59
- 卸下不需要的东西 / 61
- 问世间泪为何物 / 63
- “标题党”该当讨伐 / 67
- 家乡的年戏 / 69
- 踏雪拜年 / 71
- 不一样的元宵节 / 73
- 见识与见地 / 75
- 念想 / 77
- 标点人生 / 79
- 古人追星也疯狂 / 80
- 辘轳·黄县·井 / 82
- 家乡的玉米地 / 84
- 更名之风 / 86
- 制胜在两楹 / 88
- 功利阅读无可厚非 / 90
- 问世间家为何物 / 92
- 悲情邀宠 / 94
- 驴叫的学问 / 96
- 却疑春色在邻家 / 99
- 有一种尊重叫平视 / 101
- 坐看牵牛织女星 / 103
- 从门卫说到门神 / 106
- 称呼的濒危 / 109

做人要留口德 / 111

拒绝的智慧 / 114

正眼识人

与牛为伍 / 119

山东人,在旁观的眼神里 / 121

头颅与灵魂 / 124

心灵的拷问 / 125

从子贡挨骂说开去 / 126

那年柳堡没故事 / 129

不是每一片乌云都下雨 / 131

人性的美丽 / 133

心灵胜利的踏板 / 134

修行一生唯信念 / 136

我们身边的东方朔 / 138

写流行歌词的宰相 / 140

赵简子的另类眼光 / 142

君子与小人的博弈 / 145

袁枚也曾拜下风 / 147

薛瑄的风骨和气度 / 148

莫扎特与巧克力 / 150

为人不可效白隐 / 152

笑迎夫子返人间 / 154

两千多年前的反战义士 / 157

无意间造就辉煌 / 160

社稷之臣的人格与操守 / 162

赌气的后果 / 164

贾母知趣 / 166

隋代笑星侯君素 / 170

晴雯之悔 / 172

青眼品物

香椿芽 / 177

人间葱话 / 179

佛手海蜇皮 / 181

醉人槐花香 / 182

石榴花开过端午 / 184

又到榆树吐钱时 / 186

麦收时节桑葚熟 / 188

飞过夏天的蜻蜓 / 190

生命轮回的绝唱 / 192

透明的生命 / 194

江南秋之魂 / 197

瓜齏谱 / 199

温暖的记忆 / 201

掬雪烹茶 / 203

小笼包与酱排骨 / 204

灯火琐忆 / 206

放眼记游

三步两桥 / 211

寻觅桃叶渡 / 213

米兰的黄昏 / 215

加州的阳光 / 217

走过慕尼黑 / 219
江宁织造府 / 221
盆地里的艺术宝库 / 223
孝侯台前芥子园 / 225
百水的绿色家园 / 227
扁舟漂过神农溪 / 229
不堪承受之美 / 232
阿尔卑斯山秋色 / 234
格拉茨的骄傲 / 237
隔岫谁家扫叶楼 / 239
音乐之声响起的地方 / 241
南京城外淳泥国王墓 / 243
江南古桥的文化意蕴 / 245

猫眼窥艺

色彩与情感 / 249
“风”情万种 / 251
回顾阅读鲁迅的那些时光 / 254
所谓“卿卿” / 256
说菜名 / 258
风情小铺 / 260
南腔北调记趣 / 262
王维鉴画知音 / 265
跟随诗人去游春 / 267
有趣的汉化地名 / 269
灯节与灯谜 / 271
遥远的卖花声 / 274
汉字混搭之趣 / 276

握手还是解手? / 279

幽默 智慧的即席发挥 / 281

歌德与开元宫人袍中诗 / 285

外国人名中国味 / 287

如何是“好”? / 290

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/ 293

唐诗宋词中的栏杆情结 / 296

另眼读史

历史这面镜子

国人之启蒙，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，基本上不是始于童话而是史话。过去的孩子，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益智的历史故事，而很少是甜蜜如梦的童话；私塾的蒙训教材中，大约是没有童话的。即便在我记事时，耳边听到的除了民俗和神话外，更多的也是历史故事。直到上小学，才接触到少量的诸如“小山羊乖乖，把门开开”之类的童话。至于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等，那还是上初中以后在图书馆读到的。一部《三字经》，通篇开列的尽是历史故事。至于成语词典中有多少历史典故的成分，更是数也数不清。有一套小人书（连环画），就是专门描绘历史故事的。难怪有人把中国与犹太人并列为两个最重视历史的民族。

实际上，中国人重视历史的程度，是远超其他民族的。直到今天，这种现象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。只要看看影院的海报、荧屏的预告、书店的货架，再到大学或社区里听听那些叫座的名家讲座，你就会明白此言非虚。央视的“百家讲坛”一度那么火，并出现了像易中天、纪连海等一批有 fans 追捧的“明星学者”、“学术超男”，多多少少也与说古讲史有关。

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并一直延续至今，这与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有关。通俗一点儿说，是因为历史对我们有用。一部人类发展史，其中确实有我们值得遵循的规律和值得借鉴的经验。作为先人经验教训的总汇，历史就像镜子一样，可以鉴往知来，观古明今。其中，经验可以用来参照效仿，不必再耗尝试的精力；教训能够用来规避风险，不必再犯过去的错误。口头上抑或书面中，人们之所以每每提及“古话说”、“常言道”，就是以古训为规范，用来警示自己，晓谕别人。把历史看作镜子，从而知荣辱、端品行、明是非、看得失、论成败的做法，凸显出中国人读史的功利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功利性取向的产生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

个国家都看重历史。由于历史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,编史、修史便不再是个体行为,而是作为立国之大事。以至于从很早开始,就由国家来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史官进行操控和管理。信而有征的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春秋,大胆一点推断,可能始于商周。这也充分说明,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,于数千年前就已经上升到公共建设的层面了。因此,民间对读史、学史的热情就可想而知了。

借助历史这面镜子,广阅历、长见识、增智慧,乃至知人论世,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但是,历史这面镜子果真像日常生活照镜子那么灵便自如、简单好用吗?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,毕竟不同于科学实验。我们如果唯书不唯实,凡事都从历史中找答案,奉历史结论为主臬,照搬照套,甚至削足适履,势必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,背上经验主义的包袱,导致思想禁锢和僵化,改革创新也就无从谈起。温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,引用王安石的话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,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。

其次,历史具有两面性。譬如,在宋史中,打败仗、丢土地、赔银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,读过之后,满眼尽是屈辱和悲愤,最伤民族自尊。但正是在这样一个积弱不振的朝代,市井发达,文化繁荣,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平静和富庶,诗化的人文生态更是令人神往。别的无须铺陈,仅看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序中那不到六百字的描绘,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宋人的生活是多么滋润,以至于有人大呼“我愿生活在宋朝”!一部宋史,如同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风月宝鉴”,可以说是忧患与闲适并存,衰微与辉煌同在,面对这样的历史画卷,我们又该如何去反思,如何去借鉴呢?

再者,也不是所有史实都能用来作镜子的。在浩繁的历史卷牒中,常常是真相与伪诈、精华与糟粕、真理与谬误混杂在一起。对普通读史者来说,不可能披沙拣金,一一地去辨识考证。更何况在鉴往知来、观古明今之间,还有一个由此及彼的逻辑通道,这个通道不是随随便便能逾越的,只有通过缜密的思维和推理,才能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。通俗一点儿说,拿过去的钥匙解现在的锁、开未来的门,不是不可为,而是不易为。

清代吴若华在《新磨古镜》中吟道:“阅古兴亡疑有眼,辨人好丑总有声。玉台妆罢时时拂,莫使浮尘又暗生。”这首诗作,借“妆罢时时拂镜”劝诫世人不要让浮尘遮蔽了自己视线的用意是好的,但无论修史、治史还是教史、读史,完全抱着

实用主义的态度,就恐非所宜了。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遗产面前,学以致用,引以为鉴,这只是读史的一个方面,而不是全部意义。在不经意中享受乐趣,在无意中营养身心,未必不是一种优雅的读史态度。

(原载《齐鲁晚报》)

问天下谁是英雄

“英雄”两字的本义，在古代各有所指，植物中的精华谓之英，动物中的强者谓之雄。引申到社会领域，就是聪明出众与能力超常的人。在现代概念上，虽然也有英才与雄才之分，但多数情况下是通称，一般是指那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。他们是民族的脊梁，社会的精英，大众的楷模，是人才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深入思考英雄人物生前身后的际遇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考察和评价人才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中国有个古训，叫做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综观中外历史，确不乏有说服力的范例。如，滑铁卢战役的赢家是联军统帅威灵顿公爵，但到滑铁卢镇参观的人，瞻仰的却是失败者拿破仑，没有人去理会威灵顿。再如，人们提及麦城时，首先想到关羽，那个战胜关羽的吕蒙却被忽略了。又如，项羽虽然失败了，却被奉为天下英雄，刘邦虽然胜利了，却被称为“流氓天子”。撇开那些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不谈，能说明这个古训的例子还有一些。

按理说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，总是同壮举和伟业联系在一起的；由胜利者刷新的历史，也应该铭刻那些胜利者。那么，为何会出现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这种非常规的历史评价呢？

作为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的客观反映，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，真相只有一个。然而，当它被还原为文化记忆时，往往会因见识不同而有所选择和补遗，甚至曲解和编造。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和积淀，思想潮流的碰撞和修正，民间流传的历史人物和故事，已不再是原初史料，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公共作品。因此，提出“历史应该记住谁”，就不是简单逻辑所能求证的“解”。人们之所以不用成败作为论定英雄的唯一标准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功绩与过错的比较。即使再高大的英雄人物,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,但英雄之过乃白璧微瑕,难掩其丰功伟绩。就拿林则徐来说,他在中英商贸关系的处理上和对英军发动战争报复的判断上,均有不当之处,并导致清廷误判。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林则徐的历史功绩,说他不是民族英雄。这一点,比较好理解。还有一点,对英雄人物是非功过的论定,并不存在终极标准,时代背景不同,审视角度不同,答案也不相同。比如说,将相中的袁崇焕、曾国藩、李鸿章,帝王中的嬴政、雍正,以及介于帝王将相之间的曹操,历来毁誉参半,史家说法不一,民间也存争议,原因就在于所持的标准不同。

一时与一世的考虑。拿破仑是欧洲历史上四大军事统帅之一,他一生指挥过大大小小六十多场战役,比亚历山大、西泽、汉尼拔、苏沃洛夫这些名将所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,但滑铁卢一役却一败涂地,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。后来,兵败滑铁卢便成了惨败的代名词。但是,“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。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高大”。后来的事实印证了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提到的这些话。唐末将领李克用之子李存勖,小名亚子。身为晋王之后,却无纨绔之气,继承先辈遗志,驰骋疆场拼杀,连他父亲的老对手朱温都感叹“生子当如李亚子”。毛泽东对这父子俩也很赏识,称他们“可谓识时务之俊杰”。可惜的是,李存勖胜利后不思进取,终致身死国灭,被柏阳先生称之为“半截英雄”。

正统与旁系的偏见。在中国,由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,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解读,“成则为王,败则为寇”并非普世定律。受正统观念影响,有些历史人物的形象脸谱化了。被褒的如关羽者,赤诚忠贞,超凡入圣;被贬的如曹操者,阴险奸诈,死有余辜。三国争雄,刘备尽管未能胜出,但因沾了汉室宗亲的光,身后享有“英雄之器”的盛誉。曹操尽管胜利了,但因有篡位之嫌,身后却背上了“乱世奸雄”的恶名。历史是无情的,也是公正的。历史的惯性、传统的力量尽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固,但总有一天会被科学的历史观所正本清源。曹操不论在军事、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卓有建树,鲁迅说他“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,至少是一个英雄”。

业绩与人格的权衡。称得上英雄豪杰的人,其业绩可以不昭彰,但人格一定是高尚的。他们通常以坚贞的气节、刚毅的血性、不屈的斗志、无私的奉献而著称。荆轲失败了,但他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,就像他朗吟的《易水歌》那样,传为

千古绝唱。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，不仅霸业未成，而且输得很惨。一曲垓下之歌，豪气干云，荡气回肠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项羽尽管偏执自大，蛮横暴戾，但因他比刘邦光明磊落，率直坦荡，向来为世人推崇。这也说明，纵有只手能遮天，人格力量最服人。当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敬仰时，即便其结局是失败的，也仍然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烈士崇拜也好，殉道情结也罢，其源概出于此。

与其说“历史记住了谁”，毋宁说百姓记住了谁。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失败者被人们记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心所向。胜利者自可以称“王”，失败者却未必是“寇”；胜利者可以改写历史，却无法改动人们心灵的天平。古今中外最感动人的，不必是三头六臂，不必是大吕黄钟，不必是豪言壮语，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铮铮铁骨，救苍生于水火的赤胆忠心，谋福利于百姓的慈行善举。正像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片尾歌词所写的那样：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。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，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……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，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。

（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）